

山東地方戲曲  
傳統劇目汇编

柳琴 第一集

- 打牲
- 榴花
- 解字寺
- 酒樓
- 七聚
- 万春书
- 四劫
- 救生赶船
- 女中管
- 蓝瑞莲打水
- 炒牛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

# 山东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柳琴  
第一集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

## 前 言

山东地方戏曲共有二十余种，传统剧目较为丰富。自一九五四年起，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后改为戏曲研究室）在党的戏改方针指导下，调动了各剧种老艺人的积极性，进行了广泛的挖掘记录工作。历时四年，共抄录传统剧目二千零五十四出。因种种客观原因，当时未能付印。十年浩劫中，幸赖戏曲工作干部悉心保护，全部藏本无一散失。时隔二十余年，抄本字迹逐渐退色。我们重新组织力量，校订刊印，作为内部交流。以供戏曲创作与研究工作者参考，并为后世存留一份艺术遗产。

校订工作除订正口传错讹之处，余皆保留剧本原貌。由于传统剧目产生于封建时代，难免渗透若干封建意识，精华与糟粕并陈。剧团上演，必须经过认真整理改编，推陈出新，请勿原封不动搬上舞台。

先后主持挖掘或参加校订工作的有赵剑秋、宋岳廷、尚之四、李寿山、李赵璧、王其德、张善堂、孙秋潮、纪根垠、朱剑、张彭、王之祥、陈力军、武如英、何丽、王淶琛等同志。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

## 目 录

打灶 .....	( 1 )
报花 .....	( 17 )
禅宇寺 .....	( 53 )
酒楼 .....	( 75 )
七装 .....	( 101 )
万卷书 .....	( 123 )
四劝 .....	( 138 )
双生赶船 .....	( 159 )
女中贤 .....	( 189 )
蓝瑞莲打水 .....	( 223 )
吵年 .....	( 243 )

# 打 灶

张福荣 口述

何 丽 校订

# 人 物

田 庆

田 吉

刘三春

田庆妻

灶 王

小 鬼

小 判

## 第 一 场

〔灶王上。〕

灶 王 （走马诗）

我是厨房张灶王，  
一年四季管火光。  
若要有人得罪我，  
我到上方奏玉皇。

俺，武神张灶王。小鬼小判走上。

鬼、判 见过灶王老爷。把鬼判唤上哪边使用？

灶 王 鬼判，今天是到什么日子了？

鬼、判 今天腊月二十四了。

灶 王 咱到下方找糖瓜吃去吧？

鬼 判 俺就好吃个糖瓜呀！

灶 王 那咱就走吧！

鬼 判 咱一齐走吧!

灶 王 (叫板)走啊!

(唱)俺是厨房张灶王，  
二十四日下天堂。  
一年四季管火光，  
先去瑶台朝王母，  
再到灵霄朝玉皇，  
要到下方去望望。  
正是灶王把云驾，  
收住了云头落在平壤。

小鬼、小判，这个田家村，谁家的糖瓜好吃呀?

鬼 判 刘三春的糖瓜好吃。

灶 王 要是刘三春的糖瓜好吃，咱去复位吧!

鬼 判 咱去复位吧!

灶 王 复位去!

〔同下。〕

田 庆 (引子)提起了管家事，  
人人都作难。

(坐场诗)

独坐书房，  
好不凄凉。  
三弟贩贸易，  
大哥挂心上。

俺乃田庆。二弟田吉衡中当差，三弟田伦，到下江贸易三年没回，叫愚兄常常挂心。二老爹娘下世去了，叫我支掌家业，思想起来——

(叫板)好不恼人呀!

(唱)田庆坐在书房前，  
思想起来好可怜。  
二弟衙中来当差，  
逐朝每日他不还。  
三弟下江买卖做，  
算来算去够三年。  
家中撇下三弟妹，  
终天吵闹不得安。  
坐在书房眼含泪，  
眼泪滚滚擦不干。  
今天坐在书房里，  
单等渔楼三更天。

〔田 庆下。〕

## 第 二 场

〔刘三春骑马上。〕

刘三春 (念板)为人别当家，  
当家乱如麻。  
解透四个字，  
油盐酱醋果子茶。

在下刘三春，配夫田伦，到下江去贩贸易去了，三年没还。把我撇到鸾房里，孤孤单单，也没有给我说的，也没有给我笑的，也没有给我打的，也没有给我闹的，寻思起来恼死了！今晚上到了腊月二十四了，我拿着无情的大棍，我到厨房我去找灶王，



我叫灶王老爷保佑着给我好分家，今晚上我闹得他宅神不得安！（叫板）待我走呀！

（唱）我本是刘三春，  
半夜里去打灶君。  
手里拿着无情棍，  
保佑分家倒罢了，  
若不然我大棍抡。  
我不管情理顺不顺！  
正是三春往前走，  
一脚排开两扇门。（砸板）

灶王老爷！你是一家之主，你要保佑着一宅分为三院两得其便；若要不然，我手使无情棍，你给我吃棍！你！你！你！

田 庆 （叫板）听见了！

（唱）田庆坐在一书房，  
忽听豺狗打梆梆。  
不用人说俺知道，  
莫非贼人跳院墙？  
这回不上那里去，  
天井院里去望望，  
手使银枪撞三撞，

刘三春 灶王老爷，灶王老爷呀！你要保佑着一宅分为三院两得其便，若要不然，我手使无情大棍，你给我吃捣！你！你！你！

田 庆 （唱）还是俺三弟妹打骂灶王。

田 庆 嗯喷！

刘三春 半夜三更谁吵吵嚷嚷的？

田庆 您三婶子，你连您大哥的语声都听不出了？

刘三春 你三弟没在家，你半夜三更跑来干什么？

田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半夜三更打骂灶君是为何事呀？

刘三春 因为分家之事。

田庆 到天明，你可到我书房走走。

刘三春 你头里先走，天明我就到。

〔田庆下。〕

刘三春 灶王老爷，这天也明了，太公在此，请神退位，都给我滚出去！

〔灶王、鬼判、都被刘三春蹬倒，趴在地下。刘三春下。〕

灶王 我说刘三春家的糖瓜不好吃呀，您偏说他家里的糖瓜好吃！咱赶快上天奏给玉帝。年年腊月二十三、灶王老爷下了天。烧火的娘们不敬我，我叫你烧火光冒烟！

〔灶王下。〕

鬼 年年腊月二十四，

判 小鬼小判下天梯，

鬼 乡里的大嫂不敬我，

判 叫你烧火漏锅底。

〔小鬼、小判下。〕

### 第 三 场

〔田庆、田庆妻上。〕

田 庆 夫人那里？

田庆妻 丈夫那里？

田 庆 (叫板)咱上厨房走走呀！

(唱)日出东方海水潮，

田庆妻 (唱)架上金鸡把翅摇。

田 庆 (唱)迈步才把厨房到，

田庆妻 (唱)三弟妹到来问分晓。(砸板)

田 庆 夫人把三弟妹唤上！

田庆妻 三妹妹走上！

刘三春 忽听大哥叫，迈步就来到。大哥大嫂子，搁着您的说我的，搁着您的说我的。

田 庆 夫人上前解劝三弟妹。

田庆妻 三妹妹你可受嫂子的解劝？

刘三春 我是红头野人吗？不受你解劝，你劝得好了，我受你劝；你要劝得不好，我一脚踢你圈外头去！

田庆妻 (叫板)三弟妹呀！

(唱)嫂嫂张口把话明，

弟妹连连叫一声。

分家不跟不分好，

分开家来光受穷。

刘三春 (叫板)嫂嫂呀！

(唱)嫂嫂不必我来劝，

弟妹有话你是听。  
俺大哥念书书房里坐，  
二哥当差在衙中，  
您三弟下江贩贸易，  
一去三年没回程。  
里里外外都是我，  
每天忙到鼓三更。  
和我分家两拉倒，  
若不然——  
我跟你吵呀闹呀，  
吵吵闹闹不得安宁。

田庆妻 （唱）三弟妹不受我来劝，  
回头报给大相公，（砸板）  
三弟妹不受我解劝呀！

田 庆 夫人回到经堂焚经拜禅去吧！

田庆妻 阿弥陀佛！

〔田庆妻下。〕

刘三春 去念佛！我看你是假正经

田 庆 您三婶子靠前坐来。

刘三春 靠前坐，你要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田 庆 他三婶子，你可听愚兄解劝？

刘三春 我还是红头野人吗，我不受解劝吗？

田 庆 咱家后一棵青松，它冬夏长青所为何事呀？

刘三春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田 庆 它是因为心满意足。

刘三春 你说的不对！家前里有棵紫竹，它也冬夏长青，它

也是心满意足吗？

田庆 竹子是里虚外实。想当年，有咱二老在此，得病卧床不起。眼看着丧命，把俺三人叫到面前。爹娘问俺，要是二老爹娘下世去了，你兄弟三人分不分家？俺弟兄三人在二老面前发下宏誓大愿：咱花园里有棵紫金大树，俺弟兄三人说，紫金树死了，俺兄弟三人分家；紫金大树不死，永不分家。

刘三春 这个好治。我一天烧三锅水，一天去烫树三回，三天烫它九回，我烫得它死死的！

田庆 您三婶子，还有几句古语你可知道吧？

刘三春 那几句古话呀？

田庆 你知道家有十口十个心呢？

刘三春 黄金淌出门。

田庆 家有十口一个心呢

刘三春 黄土变成金。大哥呀！您爹娘到那里去了？

田庆 俺爹娘死了。

刘三春 你该把你爹娘再拉起来呀！

田庆 打嘴！

刘三春 大嘴是个粘鱼。

田庆 我张口！

刘三春 我给你填上！

田庆 您三婶子，你给我填上什么？

刘三春 我给你填上个蚂蚱！

田庆 （叫板）三弟妹呀！

刘三春 哟！哟！哟！

田庆 （唱）愚兄张口便开言，

叫声弟妹听一番。

分家不跟不分好，

分开家来受熬煎。

刘三春（唱）大哥不必将我解劝，

弟妹有话要听全。

你今念书书房里坐，

二哥当差在衙前；

您三弟下江贩贸易，

一去三年没回还。

里里外外都是俺，

每天忙到三更天。

你给我分家两拉倒，

要不然，

咱吵吵闹闹不得安然。（推板）

田庆（接唱）弟妹不受我解劝，

今天迈步到门前。

今天站在大门口，

一街两巷要听全，

您上衙门捎个信，

叫俺二弟把家还。（砸板）

田吉 张头、刘头 狗头、您在衙中理料官事，（叫板）

我要回家去了。

（唱）大老爷打罢退堂鼓，

衙门来了当差公。

这回不上那里去，

倒转脚步回家中。

顺扑大街往前走，  
来到自己大门厅。  
迈步才把大门进，  
二门来见看的清。

田吉行走天井院，（停板）

刘三春 田大呀！田大，赶紧的给我分家呀！

田吉 （叫板）不好了！

（唱）家园吵闹为何情？

迈步才把书房进，

连把大哥问一声。（砸板）  
大哥，我来了。

田庆 你为谁来的？

田吉 我为你来的。

田庆 你为我何来呀？

田吉 咱三弟没在家，你和三弟妹吵吵闹闹，外人看见人家不耻笑于咱吗？

刘三春 一家人家没有一个通驴性的，这回可来了个通驴性的。

田吉 这个女人真不会说人话。大哥呀，您是因为什么？

田庆 因为分家之事。

田吉 因为分家之事你该解劝于她。

田庆 劝她，她不信解劝。

田吉 待二弟去劝她。

田庆 你性体不好，你要耐住性子。

田吉 我去劝她。这个家伙是个鲤鱼头插刀，不是个拐子，我先瞅她一眼。

刘三春 你瞪着牛且大的眼睛，要干什么呀？我看不着你？

田 吉 您三婶子，大哥得罪于你，二哥这里有礼了！

刘三春 你说大呀，他得罪我了！

田 吉 你得叫大哥。

刘三春 我偏说是个大！

田 吉 您三婶子别生气，就算是个大吧，咱大嫂子得罪你，我也有礼了。

刘三春 你是说的大媳妇子。

田 吉 原来是咱大嫂子呀！

刘三春 我偏说是大媳妇子。

田 吉 是！是！您三婶子你别生气，就算是大媳妇子，哎！您二嫂子得罪你，我也有礼了！

刘三春 二弟呀，不提俺二嫂子便罢，提起俺二嫂子来，我捂着半边嘴笑。

田 吉 你全笑不行吗？

刘三春 您干的那些骚事，我不会全笑，我偏要捂着半边嘴笑！

田 吉 你是笑什么？

刘三春 那一天，我和俺二嫂子坐在门口里纳鞋底，你从衙门里来了，走到门口里，用你那牛蛋眼一瞪俺二嫂子——

田 吉 我是个牛肉包子眼，怎么又成了牛蛋眼的？

刘三春 小二，我偏说你是个牛蛋眼！

田 吉 您三婶子，我就算是个牛蛋眼吧。

刘三春 俺二嫂子怪乖巧，赶紧地抱着您那个小私孩家走了。



田吉 俺那个小孩，也有爹，也有娘，怎么成了小私孩的？

刘三春 我就偏说您是个小私孩！

田吉 好了，俺就算是个小私孩。

刘三春 我怕您两口子回家闹乱子，我端了针线筐子，回家去望望，您到了您那个屋里，关上了门，咯哧地插上了。

田吉 您三婶子，俺插上什么了？

刘三春 我是说您插上门闩子了。我到了您的窗户底下，把纸戳了个窟窿，使一个眼看了看——

田吉 您三婶子，你怎么使一只眼看。

刘三春 我不愿意正眼看你两个呗！

〔刘三春将一把鼻涕甩在田吉头上。〕

田吉 你弄了七八天的一筒鼻子，都甩到我的头上来了。你三婶子，你可受我解劝呀？

刘三春 我是红头野人吗？不受你劝吗？你要劝好了，我受你劝；要是劝的不好，我一脚踢到你圈外里去！

田吉 （叫板）三弟妹呀！

（唱）二哥张口把话说，  
叫声弟妹你听着：  
分家不跟不好，  
分开家来受贫薄。（推板）

刘三春 （唱）二哥不必我来劝，  
弟妹有话对你说。  
大哥念书书房里坐，  
二哥当差衙中多。